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五

布帛部一 素 錦 繡 緺 綾 羅

素一

原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素衣朱繡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屨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治於亂世 增史記曰蘇代遺燕王書云齊紫敗

素也而賈十倍　漢舊儀曰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曰素裏

漢官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緑綈表曰素裏　宋玉賦曰東家之子腰如束素　魏志曰學者資於人猶藍之染素　唐代宗大歴中敕曰朕思以恭儉克己敦樸化人每尚玄素之服庶齊金玉之價

素二

增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

一紫　原東觀漢記曰鄭據守正盡節賜素六十疋由是顯名　增又曰劉向典校書先書竹為易刋定可繕寫者以上素　原漢班固與弟超書曰令賫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闟登　漢揚雄荅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衞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擿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素三

原束腰 擢手洛神賦曰纖腰如束素古詩曰纖纖擢素手 增挾瑟 授絲梁書曰張欣泰輒着鹿皮冠挾素瑟有以啓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辨物論曰縑帛則授以素絲 武侯素輿 元忠素箏諸葛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北魏李元忠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

素四

原新製古詩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工織 縑素並見素五 尺素古詩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又文賦云非尺素之所擬 增五素詳素二 改為素晉書要事云議立秋應讀令不應着緗幘改為素 振素陸士衡擬古詩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

油素 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懷鉛筆 竹素 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又詳素二 毫素 杜甫山水障歌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又遣詩深心託毫素 比素 南部新書韓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比素又詳後素五 霜素 戴符畫松石序懸請霜素頒搗奇蹤 東園素 柳宗元詩染毫東園素 潔白心 陸龜蒙素絲詩端然潔白心 三素 李商隱詩三素雲中侍玉樓又蘇軾詩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

素五

原詩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

人復何如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增唐韋應物詩曰殘工委筐篋餘素經刀尺　杜牧詩曰寒衣一匹素夜借鄰人機　元倪瓚素衣詩曰素衣涅兮在彼公庭載傷廹隘中心怔營

原賦漢班婕妤擣素賦曰若乃廣除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襟夕輕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眄睞生姿動容多致弱

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投香杵叩玫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飈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侈長袖于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夐恐芬芳之易泄書旣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

錦一

原說文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

金也一作劉熙釋名　增又曰錦襄邑織文也　原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相助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增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　周禮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禮記王制曰錦文珠玉成器不

鬻於市　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又曰居士錦帶　范子計然曰錦大丈出陳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多少皆予之商丘開入火徃回而身不燒　子思子曰管仲績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　尸子曰夫撿絲而不治則腐而棄使女繅之以為美錦人君朝而服之　抱朴子曰籍儒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　又曰寸錦足以知巧制碁足以知勇　又

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　又曰小文雖巧猶
寸錦細碎之珍　原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衣服衣毛
皮今則厚斂百姓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　增漢書
景帝二年下詔曰錦繡篡組害女工者也　又曰賈人
毋得衣錦　原漢官典職曰尚書入直中官供錦被
增又漢官儀曰尚書郎直中官供錦帳　又曰虎賁中
郎將古官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原魏文
帝與羣臣論蜀錦書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

訝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辟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為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山謙之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宮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　增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渙之間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　原陸劌鄴中

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核桃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黄綈或緑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互交俗人見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　增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固有以醜而治好者矣　唐書曰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

惠借以為詞　又曰唐代宗大歷中敕曰令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工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端錦瑸背及大綱錦竭鑿六硬以上錦並宜禁止斷其長行髙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文字綾錦花紋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錦二

增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

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時有因祇國獻女工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内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昆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而受之　原左傳曰狄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

馬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蓋二十匹　增又曰晉侯先歸公享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原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

不亦多乎言官邑重於美錦　增又曰晉合諸侯次於衛地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羮反錦　又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懐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又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

欲之齺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又曰吳人藩衞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衞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　典略曰孔子反衞夫人南子使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原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

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賦心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增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

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漢武内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黄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為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

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肉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絶百許日　原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匹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交龍錦五匹紺地句文錦三匹倭獻綦文雜錦二十匹　增魏武與楊彪書曰令遺足

下錦衾二領　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　原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齎重錦千端　增吳志曰蔣欽字公奕為右護軍孫權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敕御府為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又曰諸葛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綵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侈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肅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繟子帔縁以錦不肯服從外甥胡母暢上夫人錦被夫人

反臥之　拾遺記曰吳趙逵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于指間以綵絲為雲龍虯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張温表曰劉禪送臣温𤈦錦五端　王隱晉書曰袁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勗勗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為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幍　又曰石季龍僭立遷都於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于勒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車　齊書曰江淹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

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尺餘旣無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後魏書曰甄琛為定州刺史旣至鄉衣錦晝遊

又曰孝武時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珽武陵王駿獻錦一匹　北史曰齊畢義雲家有千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叚命諸將樗蒱取之　唐書

曰王綝字方慶天后初為廣州都督境内清肅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旣美化逺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歷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私第内侍魚朝恩奓其會馬出錦三十匹羅五十匹綾百匹為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又曰謝延皓大順中以詞賦擅名與徐寅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又曰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

又曰張萬福為和州刺史賊許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果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匹

又曰封敖武宗使作詔書賜以宮錦　又曰裴胄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剥下希恩制貢重異錦名貢

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冑待之有節　又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入朝獻錦五十牀　又曰嚴武白崔寧為利州刺史及武為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寧白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武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　又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泛九曲池曳繡為颿詫曰要當稱是林沿李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唐酉陽編曰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為之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

於中國之錦　唐元德秀視錦繡未嘗求足　盧氏雜說曰唐有錦衣隷宮錦坊祿山亂後人尋其舊坊不收曰如今花樣與前不同遣之　唐樂府錄曰康老子嘗買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冰蠶絲所織錦暑月陳於座滿室清凉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聞郭崇韜破蜀遣宦官向正嗣勞軍正嗣還上蜀簿得文錦五十萬匹　又曰吴越王錢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文獻通考曰宋初因舊制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

時服建隆三年乃遍賜百官每歲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馬十月近臣軍校增給錦襖袍中書門下樞密宣徽院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内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官觀判官黄師子大錦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諫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

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師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　宋金坡遺事曰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鵰錦　言行錄曰宋仁宗張貴妃侍上元宴有燈籠錦上怪問曰文彥博所獻上不樂

錦三

原文龍　朱雀（上詳錦二　下詳錦一）　斑文　綠地（鄴中記曰織錦羅在中尚

坊三署皆數百人有斑文錦西京雜記曰漢武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

韜杠　束髮爾雅曰素錦韜杠郭璞注曰以白地錦韜旗之杆也禮記曰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

維舟　挽車韋昭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去以示奢虞溥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舍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鸞章　虎文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下詳錦一

明光　柔滑陸劌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黃綈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大小明光錦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其質輕軟柔滑

飜鴻 文烏 郭子橫洞冥記曰漢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有走龍錦飜鴻錦下詳錦一

馮車 隋帆 漢書曰馮夫人出塞以錦車隋大業記曰煬帝幸江都所乗龍舟錦帆錦纜

增夜行 晝游 上詳錦二張士貴虢州人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

原濯江 鸑石 蜀有濯錦江山有錦石庾肩吾記曰鸑石錦浮橋

增繊鏡 鋪池 西京雜記曰宣帝繫郡邸獄臂上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甞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 李石開城録唐文宗論德宗奢靡曰聞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於池底鋪錦

市蜀 聘梁 上詳錦一 五代阿保機遣使者以朝霞錦聘梁

原廻鸞 舞鳳 皆古錦名

增獸錦 綈錦 杜甫詩曰

獸錦奪袍新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
五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　魚油　虎頭六帖
六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綵尤異入　兜羅　蝎鏨兜羅
水不濡濕下見魏文帝蜀錦書　錦出
榜葛剌國　天馬　蒲桃杜牧詩贈以天馬錦　西京
下詳錦一　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
錦二十　盤龍　對鳳　獅子　麒麟皆錦
四匹　名　原買臣
衣　衛人餽　武帝拜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曰如衣錦還
鄉又後漢光武封景丹為櫟陽侯並如此
下詳　增天孫裳　靈泉繭　蘇東坡詩天孫為織雲
錦二　錦裳　大軫國以五色
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池中池中有挺荷大可闊
三四尺雖經風吹不能傾蠶大五六寸經十五月即入
荷中成繭形如斗自然五色國　龍滾浪　鳳穿花　顏
人繅之以織神錦故謂靈泉絲　服

膺詩曰天孫機上絢光華十樣新奇世共誇步障簇成龍滾浪廻文織出鳳穿花紅迷煬帝帆邊日絳奪滕王閣外霞安得佳人唱金縷纏頭醉舞柳腰斜

獻詩奪袍 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

得詩投囊 李賀出從小奚奴持古錦囊遇所得詩投之

著宮錦袍 李白月下乘舟采石著宮錦袍旁若無人

作晝錦堂 歐陽修記大丞相魏國公作晝錦之堂于後圃

孟蜀鴛衾　石家步障 輟耕錄云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　晉紀云王愷作碧紗步障四十里石崇為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吐蕃貢波斯　大食餉黠戛 吐蕃其所貢波斯錦　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槖駝乃勝既不可兼負乃裁為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

斯

錦四

增寄詩竇滔妻蘇氏善屬文苻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廻文詩以寄滔宛轉循環文甚悽惋

獻頌新羅真德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為頌以獻

織貝禹貢厥篚織貝文錦之屬

織毛室韋其人工巧善織毛錦

原贈美人贈我錦繡段

束儀禮婚舅享婦之送者酬以束錦注送者謂隷子弟妻妾

黼黻文章

衣裳詩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文織錦繡之屬也見周禮

斐成文選貝錦斐成濯色江波

靡麗

纖縟精粗中數廣狹中量如月之文若金之

價盈尺有幅　袞丈成匹　增具端古詩具端無停織　挑字古詩云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　瑞錦杜甫詩瑞錦送麒麟　寸錦蘇東坡詩百衲收寸錦　思婦元稹詩改張思婦錦　秦女李白詩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　曹毘才曹毘才如明光錦　障泥錦李白詩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

錦五

原詩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前秦苻堅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織錦廻文七言詩曰仁智懷德舜虞唐真妙顯華重雲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

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士感曠怨路長身惟閔已處幽房人賤為女有柔剛親所懷想思誰望純清志潔齊冰霜新故惑意殊面牆春陽熙茂雕蘭芳琴清流楚激弦商秦曲發聲悲摧藏音和永思惟空堂心憂增慕懷慘傷

增唐王建宫詞云魚藻宫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鄭谷錦詩云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花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雁活夜機挑處雨

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様不問亂離桑柘殘　文君手裏
曉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
晝偏榮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
人所重省中别占好科名
元薩都拉題壽監司所藏
美人織錦圖詩曰蘭閨織錦秦川女大姬啞啞弄機杼
小姬織倦何所思簾幕無人雙燕語成都花發江水春
門前馬嘶車轔轔髩鬟兩珥看欲墮蛾眉八字晝不伸
良人一去無消息冰蠶吐絲成五色柔腸九曲細於絲

萬縷春愁正如織綺窗睡起聞早鶯西樓月落金盤傾
暖霞拂地海棠曉春雪潑户梨花晴日長深院機聲動
梭影穿花飛小鳳水心驚起鴛鴦飛花底不成蝴蝶夢
纖纖玉指柔且和香鉤小襪裁春羅滿懷心事付流水
溢日雲錦生層波佳人自古多命薄風裏楊花隨處落
豈知醜婦嫁田家生則同衾死同槨君不聞長安市上
花滿枝東家蝴蝶西家飛籠中鸚鵡喚新主門外侍兒
更故衣我題此畫三嗟吁百年醜好皆虛無排雲便欲

吁閶闔為我獻上豳風圖　納新題張萱美人織錦圖
詩曰織錦秦川窈窕娘新翻花樣學宮坊窓虛轉軸鶯
聲滑腕倦停梭粉汗香雙鳳廻翔金縷細五雲飛動綵
絲長明年夫壻封侯日裁作宮花遠寄將　楊維楨題
織錦圖詩曰秋聲未寄衣絡緯上寒機斷織曾相戒夫
君不用歸　張昱題織錦詞曰行家織錦成染別牡丹
花紅杏花白作雙紫燕對銜春一匹錦成過半月持來
畫堂卷復開佳人細意為翦裁銀鐙連夜照鍼黹平明

設宴章華臺為君著衣舞垂手看得風光滿楊栁蝶使蜂媒無定棲萬蕊千花動衣袖囘囘舞罷换新衣新衣未縫錦下機憐新棄舊人所悲百年歡樂無片時　陳基織錦篇曰絡緯秋啼金井根佳人當窓織鳳麟流雲拂拭春無痕頃刻化作鴛鴦文銀漢含風星斗揺虛空迸出黄盤鵰為君裁作宫錦袍奪得當年盧肇標妾家本住牽牛渚與君共結同心侶人間怪多離别苦夢落陽臺不成雨腸斷無心為君織向君抛却支機石何時

頭帶蓮花巾相伴雙成禮白雲　又織錦圖詩曰佳人
織錦深閨裏恨入東風淚痕紫三年辛苦織廻文化作
鴛鴦戲秋水秋水悠悠人未歸鴛鴦兩兩弄晴暉料應
花發長安夜不見閨中腸斷時
增賦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曰粤惟姑洗應律
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縈郭長楊映津晚
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廻文之
重錦豔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

花巧密績縷嫌遲蛸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匹言渥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沈傍清泚朱顔始映珍篋方啓其始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勝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暖送稍變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為禁梛紅作宮花能使衛尉縈障夫人飾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練豈非細縠之與輕紗

張仲素廻文錦賦曰昔竇滔之于役從軍伊少婦兮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恨織美錦而成文攢萬緒之荏苒操衆絲之絪緼腸廻而緑字初結鬟亂而青絲共棼萋兮斐兮常屬思於黄絹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始也軫蕙心蓄藻思披黄流之握彩等後素之繪事循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皆居次寫别既久怨心有盈錦霞駮而增麗詩綺靡而緣情自發于巧心素手何藃于墨妙筆精當其用寄遠方臨風載閱迹類

雕蟲文如委縷既連珠而復貫又通理而不絕居人言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寘懷字三歲而寧滅是繹是尋攻乎織絍宛而成章見色絲之麗永以為好表美人之心倘或以新而代故豈殊陋古而榮今　皇甫威廻文錦賦曰彼美人兮懸隴雲念塞上之征客廻機中之錦文千里馳心十年誓志相關山之延夢托丹素而垂意札札鳴杼紛紛積翠梭曳緒而龍廻錦披雲而鳳至綠為芳草怨王孫之不歸紅作鮮花發美人之幽思離披

而芳樹揺影煥爛而明霞近榮振素手以鳴機蘭閨霜集斂翠蛾而績縷紗窓月生類乎錦卓氏服以妍精言乎詩謝女魀乎清切心惟念遠將績縷以同縈字是廻文與愁腸而共結笑草露之輕薄勝林花之新吐宛兮麗兮錯金彩以成章寂兮寥兮零玉箸而如雨於是披閱風前光文爛然百花互進五色相宣匪類雕蟲工乎織豈徒悅目寄乎邊寫片心之贈遠代尺素之相傳

閻楚封臨風舒錦賦曰風響清韻錦明色絲閱攢花

之麗綵當偃草之驚時拂袖而起翻光益滋始暉暉之展也俄習習以動之且爛兮則舒爰假不周之力及斐然而異誠同絶妙之詞爾其黼黻言開浸淫遠度藴鳴梭之巧思比擲地之麗賦暉光亂起如蕩漾之波翻彩狀間飄若逶迤之霞布當大塊之初發遇迴文之已成奪雲彩耀日晶激飀飀而愈疾動獵獵而增明向水而揺似挂帆之欲去當天而列謂施障之將行況復入座輕冷横空掣曳當蜀郡之新濯擬潘文而更麗細緼乍

舉時牽素手之中煦嫗潛來遠自青蘋之際晚映花戶暗臨洞房簾煙暉之照灼騰藻豔而飄揚裊輕吹鑠流光扇涵和而迥觸攄炳麗而前當蕭颯初庚紅明正舒照瑣窗而粲矣煥雲幄以暉如彩耀克宣諒本因於翦飾精華可玩終亦藉其吹噓善染翰之瑰麗狀臨風之旖旎　李君房海人獻文錦賦曰彼潛織兮泉室之人曳文綃兮結冰縷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非同幟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啓

全含琪樹之芳向關爰開遥寫蜃樓之色固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當其絲縷方織鳴梭静聞絢霞光于陰火綴縟藻于卿雲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啓瑶函而駭視方霧縠而難擬離披耀彩臨玉砌以蓮舒燦爛生姿映金門而霞起原夫獻琛方至捧篋員來臨虚庭而障倚俯洞户以屏開蝶翩翻而誤起鳥盼睞以驚廻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斯應以文為貴寧同巷伯

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對天庭而照燭向麗景而葳蕤皎潔凝光爰識冰蠶之緒霏微發色不惟園客之絲旣而煥彼文章作為黼黻方可重於遠人寧有譏于玩物

原啓 梁皇太子謝敕賚魏國所獻錦等啓曰山羊之毦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梁元帝為江夏王安豐謝東宮賚錦啓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

秦川書字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真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為榮馮媛乘車方兹非寵　又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為豔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狀將持比月亂合璧之輝　增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豔蒲桃采逾聯壁鄂君慚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悦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繡一

原釋名曰繡脩也文脩然也　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增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又曰我覯之子黻衣繡裳　原禮記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　又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　周官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

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　增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得衣繡　原春秋元命苞曰織女之為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齊能成文繡應天道女工之事齊能神天下故懸以衣人得此氣　增史記范睢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原漢書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　漢景帝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工也　賈誼治安策曰美者黼繡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牆　增莊子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為犢其可得

乎　原孫卿子曰天子者勢至重尊無上矣衣被則五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也　范子計然曰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綈冰錦繡細文出齊上價匹二萬中萬下五千　增史記漢趙禹曰富人子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錦繡爾　楊子曰今之學者非獨為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目見而手狎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

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文吏不能為儒生也　淮南子曰繡為被則宜為冠則譏　焦贛易離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玉堂　物理論曰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弦樂土偶非其趣也　洞冥記曰甘泉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

繡二

增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徵在乃

以繡紱繫其角而去　說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覆之　漢書文帝紀曰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史記曰武帝祠太乙祝宰衣紫及繡　又曰漢御史以繡為衣故有繡衣直指江充使匈奴還拜直指繡衣使者使督三輔盜賊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賜白繡綺八千匹

通典曰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乗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絹　魏志曰張旣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拾遺記曰吴王孫權嘗歎蜀魏未平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可為久妾能刺繡作列國圖乃于帛上寫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進于吴王時人謂之鍼絶　晉書

曰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　原晉東宫故事曰太子納妃有絳杯羅繡幅被一　增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後魏書曰王憲為并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時賜錦繡布帛珍羞禮饍

繡三

原衣馬　藻龍史記曰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席之以露床啖之以棗脯

藻龍甘泉宫繡名詳繡一　備采　典絲周禮云五采備謂之繡又云典絲宜文繡

刺文　罷織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漢哀詔齊三服官諸織綺繡難成女工之物皆止無有所輸也　加五采　成六幣王充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鍼縷之飾則文章煥燿學士有文章其猶絲帛布五色之功　周禮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增漢使衣　唐妃刺上詳繡二常　明皇雜錄曰唐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故杜甫詩曰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飛灰　賜囊一雙　致韡一量班固與竇將軍戕曰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　慕容皝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韡一量

增芙蓉杜甫詩褥隱繡芙蓉 霧籜歐陽詩霧籜舒文繡 繡裳詳繡一 繡帽李晟詳錦 原御史之服詳繡二 夫人之衣衛懿公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三子二三子大臣也繡取其文章順序 增王忳繡被字少林新都人游學京師遇一生病以金十斤相贈乞殯忳即解一斤營殯餘置棺下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繡被有馬突入馬主訪至因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共迎喪金封識如故衆皆義之 陳孺曝繡孔帖云陳孺每曝衣納繡不可勝計 張率賦繡梁張率作繡賦詳下 原彰施五采 綦組九文 難從衣馬之奢 宜禁被牆之僭 充邦國之幣具見周官 禁商賈之衣亦聞漢詔 與黼同文為

天子之服書曰黼黻絺繡　映驄俱麗爲御史之衣

繡五

增詩梁沈約領邊繡詩曰纖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絲飛鳳子結縷坐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自裊枝麗色倘未歇聊承雲鬢垂　唐李白詩曰翡翠黄金縷繡成歌舞衣　元元好問倦繡圖詩曰香玉春來困不勝啼鶯唤夢幾時譍可憐𩕳頏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燈

陳旅題春宫倦繡兩圖二首曰上陽宫樹奏鶯簧蛺蝶

羅衣逗暖香睡思已隨巫峽雨縣縣偏與日爭長 緑樹垂垂護寶闌牀頭翠帕冪雙鸞阿鬟可是無情思又見春風到牡丹 又題趙叔隆倦繡圖曰龍綃碧幗挂秋水藕風吹香團扇底琵琶彈歇宮晝長釵落雲邊九雛紫二妹誰是薛靈芸繡得金塘兩鴛似宮奴夕殿喚更衣露濕銀牀響桐子 李俊民題周昉內人圖倦繡詩曰心情猶在未收時却顧花間影漸移不道春來添幾線日長只與睡相宜 陳基題倦繡圖詩曰宮門深

鎖畫偏長嬾把春雲繡作裳恨不將身化蝴蝶長隨飛絮近君王 楊維楨繡牀凝思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癡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鍼閣住許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又理繡詩曰揀得金鍼出象筒鴛鴦雙刺扇羅中却嗔昨夜貍奴惡抓亂金牀五色絨

原賦梁張率繡賦曰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黻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

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龜龍為文神仙成象總
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
為形既綿華而稠彩亦密照而踈明若春隰之揚蘤似
秋漢之含星已間紅而韻紫亦表玄而裏素間緑竹與
蘅杜雜青松與芳樹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
媚窺鏡自憐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既徙倚於
丹墀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末而反本吾謂誰離乎澆薄

絹一

原釋名曰絹絙也一音古費反又音古兩反其絲厚而踈也　廣雅曰繁總鮮支縠絹也　增說文曰絹似霜　原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匹秋賜絹二百匹　後魏書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絹縑帛　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户一匹以其絹為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為侯奉其餘租及舊調絹二户三匹綿三斤書為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於

官自如舊制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常輸疎布當綿絹者縑一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三斤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端令任服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絹二

增華嶠後漢書曰董承密招白波帥李岳等擊破李傕等乘輿乃得進承具舟為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

下時中宫伏德扶中宫以手持十足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　原又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隂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縣無復盜竊　增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黒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顔色毁不復識

聞其聲乃覺之　魏武帝令曰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為平準耳官豈少此輩物耶　原魏畧曰文帝在東宫嘗從曹洪貸絹百匹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增又曰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田豫輒送官乃密懷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後悉付外具

以狀聞於是詔襃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絹五百匹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又曰田豫為汝南太守罷官歸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健步愍其貧羸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絹數千匹餉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趙儼為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豫州諸郡多受其命惟安陽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斂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

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

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絲絹

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

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

彧　又曰孫禮為揚州刺史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

寇禮身蹈白刃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

百匹　又曰景初中賜倭土王白絹五十匹　吳志曰

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止之衡初遣客十人於

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一疋亦足用耳後柑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盈足

吴録曰表博為太守黄君奏為孝廉為華令以俸禄市縑絹餉黄君家黄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華令家餉

原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荅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令君左右有屋

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匹　增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後著黄絹單衣來與節言　又曰武帝論平吴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絹萬匹其餘莫得此比　又曰劉寔為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千匹絹　干寶晉紀曰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問華侯在不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　晉陽秋曰有司

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原又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我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增又曰荆州刺史庾冰中子襲嘗貸官曹絹十匹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原又曰桓温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決無虞五

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人詣主簿習鑿齒曰令受旨自裁乞為標揭棺木問其故曰賜絹令僕自絞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是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告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增晉中興書曰翟湯字道淵潯陽人太守干寶遺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　世

說曰王經字彦𦘕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　又曰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丈與之云寧可使婦無裩耶范笑而受之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雅為館陶令盜官絹數百匹下獄後每設大會使與俳兒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館陶令因斗藪單衣曰政坐是耳故入汝輩中以為大笑　宋書曰阮佃倿幸專權有人餉絹二

百匹嫌少不荅以書　又曰李安民行南齊州事城局參軍王廻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嚴限峻人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　齊書曰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匹横繫牛角放歸其家　又曰齊

劉懷珍帝以白騶馬齧人不可騎送馬與之懷珍報百匹絹或曰多懷珍曰吾方欲以身名托之豈計多少

梁書曰劉孝綽為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為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衫裙迎之　又曰費昶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邯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為勸善可賜絹十疋　又曰周石珍建業

之廨隸也世以販絹為業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塼無褌褰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傅昭為臨海太守縣令嘗餉栗寘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裴邃為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省息邉運人吏獲安相率餉絹千餘匹邃曰汝等不應爾我又不可逆汝納二匹而已　後魏書曰陸馛為相州刺史百姓以為神明七年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

留獻文不許謂羣臣曰歆之著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　又曰韓麒麟為齊州刺史性恭慎臨終之日惟有俸絹數十匹　又曰元順能諫諍死無以斂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贈絹百匹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賫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者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

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慴服　又曰楊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從事因縁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輸物好者賜酒劣者無酒以示恥於是競勸官調更勝又曰趙柔有人遺鏵數百枚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

紳之流聞而敬服　又曰平陽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
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
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　又曰孝文帝
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以賜之多
者過五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持二十匹而出當世
稱其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匹陳留李崇
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

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曰辛穆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澇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　又曰王露字羅漢為南兖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　又曰宋鴻為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坐取兵絹四百匹　又曰公孫軌為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兵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出絹一匹乃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强弱負絹自壯

衆共嗤之　北齊書曰孝昭帝賜百官射王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陷陷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又曰崔暹遷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尺爲丈暹言之乃依舊　隋書曰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手口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賜物勞而遣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匹

絹纔得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或有怨言何則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太宗初即位風聞諸曹按典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令史受餽絹一匹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陷入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

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不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百匹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唐陽城隱中條山山東節度使遺絹五百匹不受使者委之而去城散與里人治葬　又曰權德輿言大歷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　又曰文宗太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録參軍彥芳絹二百匹衣笏一副并還先進高祖太宗書詔及官

誥衣物等　唐六典曰開元二十五年敕河南河北不通水運州宜折租造絹以替開中　又曰唐州出絹又曰敕書頒下諸州用絹　後唐史曰宰相李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臥敝氊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噫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耶賜絹百匹錢百緡

絹三

原疎絙　繁繐俱詳絹一　增贈離　償債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

朱氏女姿容絶倫崔傾懷拓攬約女為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崔披衣出迎女兩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袖兩匹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為君作裙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荅之女取錦曰從此絶矣言畢倏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荅云比女舊織餘絹兩匹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絹欲裁為送終衣轉盼失之崔因此具說其事　孝子傳曰董永父死貧不能葬以身質錢一萬既葬就役逢一女子求為永妻曰能織絹永詣主人主人令織一旬三百匹債足女辭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吾共償債耳因遂不見

原貢織縞　賜縑

緗書云厥貢織縞　漢賜降胡縑緗孫章誤以十為千

王獻書　沈慶夢　沈約宋書曰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幅而

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又曰沈慶之字弘先廢帝遣從子攸之賫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夕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足度無盈餘矣　**增贈司空**

酬皇甫唐王重榮父子雅重司空圖圖嘗為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殆盡

唐書云皇甫湜為福先寺碑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吾自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　**持乞銘**

散治葬唐韋貫之有人攜萬縑來乞銘不許　**原光如雪華**

輕比蟬翼魏文帝諸下陽城事詳絹二

物說曰江東葛為可寧比總絹之總輩其白如雪華輕譬蟬翼　**增倍還羊糧**

配食

乾魚四王啓事曰晉惠帝於鄴與成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無食道中有驅羊二百餘口者便將之

洛得以為糧盧志啓以古藏絹倍還羊主三輔決錄
曰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恡
從子端辟梁冀掾奮
送絹五匹食以乾魚捷之不缺探乃有得四王啓事曰張
方移惠帝于長安兵入內殿取物人持調御絹二匹幅
自魏晉之積將百餘萬匹三日捷之尚不缺角鄴中
記云石虎以辰日臘子日祀祖于殿庭立五仙人高數
丈五絲幢蓋大會羣臣于太武殿上命探其所得有得
絹百匹有得數十匹者有得
一二匹者虎輒大笑為樂

絹四

原織一古詩織縑日一匹詳素賜萬詳絹二冰紈魯縞盈
尺有幅衺丈色絲黃絹增連絲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絹與

人各執一頭翦斷之已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連絲可練無異故體也

鵞溪 文與可畫竹詩云待將一段鵞溪絹埽取寒梢萬尺長

斜封 茶歌云口傳諫議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

元載投 唐元載在中書有文人來投載贈以河北一書吏無一詞惟署名而已旣投書館之上舍奉絹千匹

石曜贈 北齊石曜為黎陽令斛律武都為兗州刺史過衛縣令丞斂絹數十匹遺之曜手持一絹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武都笑而不責

原辨其苦良 周禮凡布絹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物書而揭之注云別其麤細廣狹書其價于物也若今時題署絹帛

一其淳制 淳廣狹也制長短也見周禮

增崔光取兩 綱目云魏累世強盛府庫盈溢太后嘗幸絹庫命從行者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崔光只取兩匹衆皆愧之

思彥受一 唐韓思彥為孝子張

僧徽作頌餉縑二百思彥止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戴封與賊 後漢書曰戴封嘗遇賊財物悉略奪惟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

范邰與賊 先賢行狀曰范邰字孝弟少時曾省外家逢掠者驅其牛取衣物去邰還車知賊不得席後三匹絹乃追呼令取之賊知長者悉還所取而辭謝焉

原織而札札束以戔戔 **胡質俸祿之餘** 詳絹二 **王丹機杼之出** 王丹持一縑往弔人曰知丹此縑出自機杼

絹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

已令拂拭光零亂

原表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合歡遐邇均忭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原啓梁徐勉謝敕賜絹啓曰臣勉言傳詔傳靈恵宣敕垂賜絹二十匹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元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陛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望增

華含生㲋藻率土忭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
盛復頒恩錫白素起獨麗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賁慶荷
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　庾肩吾謝武
陵王賚絹啓曰肩吾啓蒙賚絹二十匹清河之珍丘園
慙其束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下官繆眷扁舟暫
瞻還旆而天人渥眄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泝洄之
阻遂使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雁風朝急治服成温有謝
筆端無辭陳報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　沈約謝賜

軫調絹等啓曰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藩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枉道賁深束帛　又謝女出門宫賜絹綺燭啓曰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為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又謝敕賜絹葛啓曰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闉閣起凉風於襟袖周王褒謝賚絹啓曰似遂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棄書

綾一

原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增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為文綾　晉令曰第六品已不得服令縝綾錦有私織者錄付尚方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具十花綾其色綠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　唐車服志曰中官不衣紗縠綾羅　唐制六品以上服雙紃綾　唐六

典曰凡賦役之制若當戸不成四端屯綾者皆隨近合成其調六兩為屯　又曰仙滑二州出方紋綾豫州出鸂鶒綾雙絲綾兖州出鏡花綾青州出仙文綾　又曰荆州出方縠紋綾圓州出重連綾　又曰隨州出綾幽州范陽出綾　又曰潤州出方棊水波綾澧州出龜子綾　又曰越州出吳綾遂州出摴蒱綾

綾二

原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

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增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名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值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緑綾百端值錢百萬黃金百兩

原漢武帝内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袿

增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為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原世説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槃悉用琉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褌褶以手擎飲食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林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　增晉安帝紀曰桓元幼時會於西堂設伎樂上施絳綾帳金縷以為飾　晉脩復山陵故事曰帝改服着白綾帽　原符丕荅謝元書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　荀勗為晉文王與孫浩書曰今餉雜色綾千端增後魏書曰辛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為沙門從師

遠學經久不還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唐書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絲袍段及滿幅盤條綾一千匹況立鵞天馬掬豹盤條文采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即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詔許罷進盤條綾一千匹　又曰始沙州刺史周鼎為

唐固守賛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都知兵馬使閻朝叛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

綾三

原鶴文 馬眼 謝惠連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鶴文綾 馬眼令時綾名又湖州貢馬眼綾

增魚口 龍油 潤州貢水紋方文魚口繡葉花紋綾 唐女蠻國貢龍油綾文彩尤異入水不濡濕以有龍油故也

麒麟 鸂鶒 唐代宗紀大歴六年禁文紗吴綾爲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 蔡州又貢鸂鶒紋綾

犒軍 贈妓 唐劉元佐不朝帝密詔韓滉以綾二十萬犒軍

宋寇萊公有善歌者至庭公獨酌令歌數闋贈束綵
侍兒蒨桃作詩呈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是意嫌
輕不知織女寒窗下
幾度拋梭織得成

製鯉織花 瑯嬛記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旨
中有云製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注曰昔楊隱之女有
仙術與父爭衡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為
笑樂　演繁露載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云彩動綾
袍雁趁行注云緋多以雁銜瑞草為之則知唐章服以
綾織
花

青綾衾　紅綾餅 漢內臣臥青綾被　唐詩云曾喫紅綾餅餤來

韋堅暴陳　王峻請借 白帖云唐韋堅鑿潭以通漕二年乃成帝為登樓召羣臣臨觀堅豫
取洛汴山東小斛舟三百皆泛之潭每舟名署其郡名
以所産暴陳其上若廣陵則官端綾會稽則吳綾吳郡
則方紋綾船皆首尾相銜數十里不絕　五
代周王峻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勉從之

越州十

樣

蔡州四窠 地理志曰越州土貢十樣花紋綾　又曰蔡州土貢四窠雲花龜甲等紋綾

完封不發　視封猶新 唐韓思復永淳中家益窶歲且饑京兆杜瑾以百綾餉之思復方併日而食而所餉綾完封不發　唐段彥實字成公戒家人曰汝過岐朱泚必致餽遺須毋納及過岐泚果致紋綾三百匹家人拒之不遂秀實大怒旣曰終不以汙吾乃致綾于司農治堂之梁間後朱泚反因取視所餽綾其封猶新

綾四

原蛇皮　竹根　梯蔕 已上皆今時綾名

金縷 昔秦國以金縷為綾

五十絲 傅玄烏先生傳曰舊綾機五十絲為五十鑷先生易以十二奇文異變因而作成絲愈多鑷愈

衆文理愈奇矣

綾五

原啓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曰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原書梁庾肩吾荅餉綾紋書曰潔同雪霜華逾紵綺長裾可曳無媿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一

原釋名曰羅文羅疎也　陳壽魏志曰魏制自公列侯以下大夫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　晉書曰晉令六品以下得服羅綃　范子曰羅出齊郡　淮南子曰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　王孫子曰隋珠耀日羅衣從風

太上黃庭經曰黃庭為不死之道受者齎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尺

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匹　增宋玉風賦曰躋于羅幃經於洞房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襪躡蹀而容與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衣帷　崔駰曰霜羅曳曳　唐六典曰恒州貢春羅孔雀等羅　又曰益蜀二州出單絲羅　又曰内命婦之服翟衣青質羅為之　李白詩曰羅衣曳紫煙

羅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五年因祇國獻女工二人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新繡之衣　原雍門子說孟嘗君曰今足下下羅幃來清風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軻　增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册上襚三十條

以陳踊躍金花紫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幬
漢武内傳曰帝以七月七日埽除宫掖之内設大牀
于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然九微燈以待西王母
又曰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金光
眩人耳目　漢書曰馮房父子兄弟三代為侍中并帶
青紫羅綺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宫趙夫人乃
織繖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為幔内外視之飄飄如煙氣
輕動而房内自凉　原張敞東宫舊事曰太子納妃有

絳真文羅幅被一絳真文羅袴一　增晉書曰謝玄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不欲傷其意因賭而焚之遂絕　異苑曰張仲舒為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內廣七八分長五六寸又有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然張惡而焚之猶有數片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病而卒　唐書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及入朝以羅五十牀獻於帝　白孔六帖曰高麗王以白羅製冠大臣青羅

冠　南唐書曰韓熙載奉使中原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對曰江南地産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　宋高宗隆興二年賜吳益紫花羅公服　揮麈餘話曰建炎乙酉葉夢得以藴為左丞其自記奏對聖語云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敕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大驚曰若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

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　癸辛雜識曰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為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為潤筆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賦詩命妓合唱甚歡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金史輿服志曰公服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

品散搭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蔴羅八品九品服緑無紋羅一應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

羅三

原緈文 金簡上詳羅二下詳羅一 薦地 從風上詳羅二下詳羅一

鳳文 蟬翼並羅名 披衣 為襪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璨又曰羅襪生

塵　沾裙　絶袖別賦曰送愛子兮沾羅裙　下詳羅二　似雪　如雲言羅白似雪輕如雲　增蛺蝶　鴛鴦杜工部詩云花羅封蛺蝶韋蘇州詩云春羅雙鴛鴦　高麗冠　增城帕上詳羅二麗情集云賈知微遇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與知微曰此羅是織女練玉繭織成遇雷雨時密藏之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貴戚聽為　大夫得服唐文宗性儉駙馬韋處仁着夾羅巾上曰朕慕卿門第清素故有遐尚如此巾服聽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下詳羅一

羅四

原飄摇羅衣何飄摇　颯纚魏都賦云紅羅颯纚綺組繽紛　增瓜子地理志云

鎮江貢孔雀羅 瓜子羅春羅 花紋又曰越州貢寶花花紋等羅 原羅囊紫羅囊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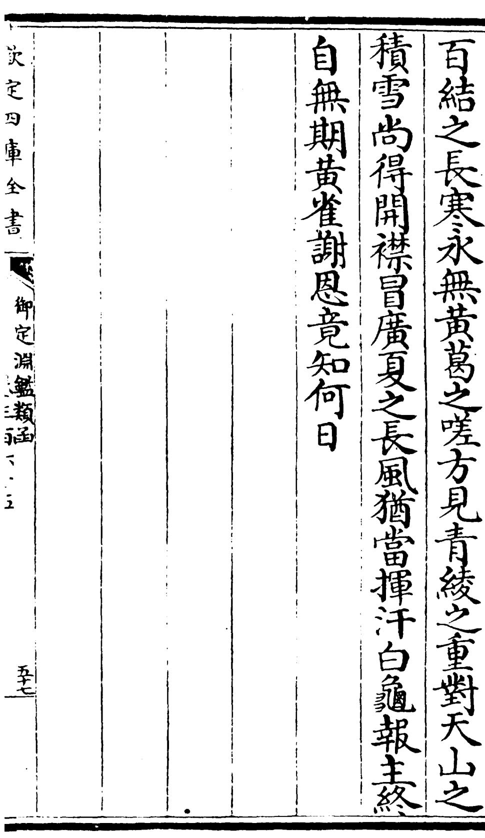
羅二 羅扇 雲羅 纖羅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纖羅垂霧縠 三代青

紫 百婢袴褶俱詳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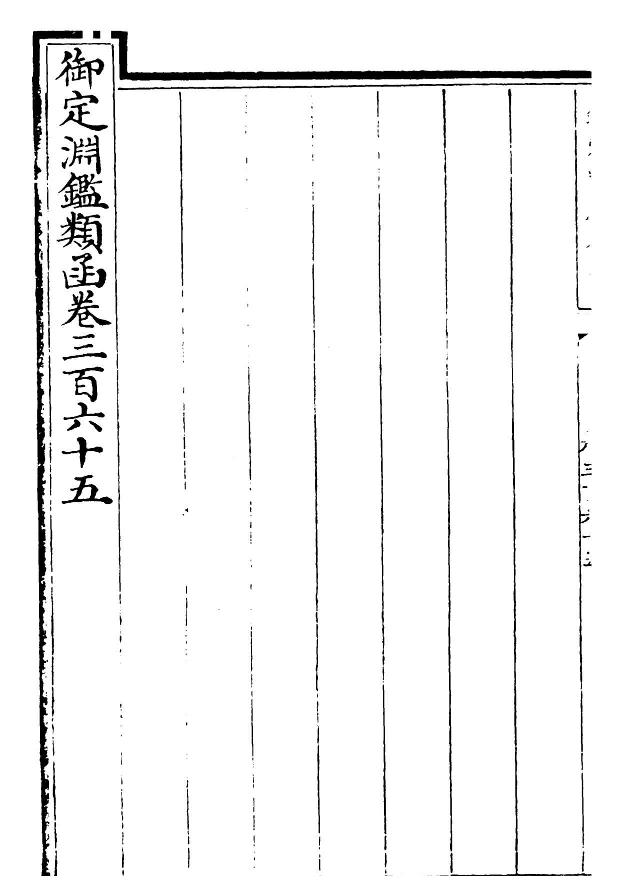
羅五

增詩古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攜琴上高堂 晉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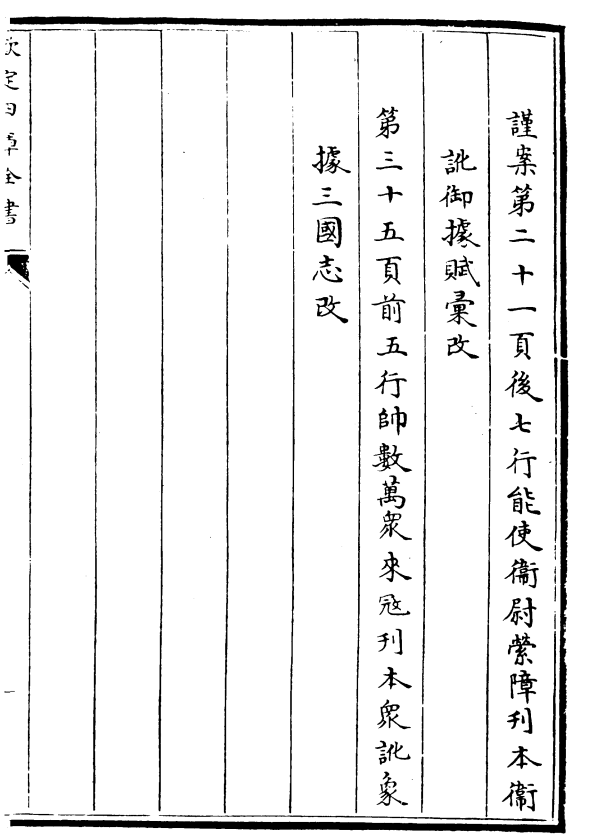
原啓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懸機巧綵變鑷



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黄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夏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黄雀謝恩竟知何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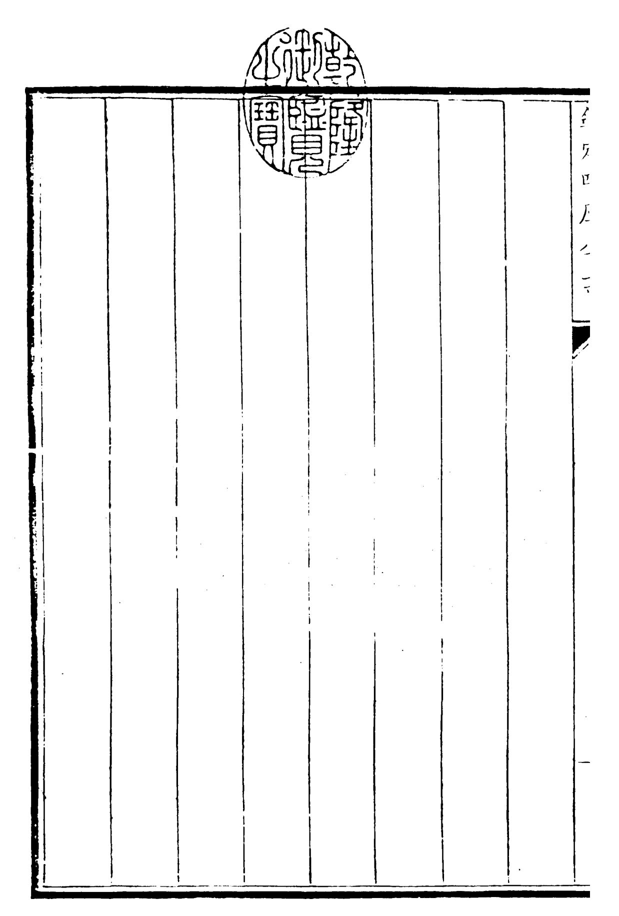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五



謹案第二十一頁後七行能使衛尉縈障刋本衛訛御據賦彚改

第三十五頁前五行帥數萬衆來寇刋本衆訛象據三國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吳　曾